

蛇的形象大改造

黃瓊儀

漢代藝術中的蛇

蛇原是人們生活中常見的動物，也是先秦青銅器上常見的紋飾、造型元素，春秋戰國青銅器上常見之蟠虺紋，即蛇類紋飾。院藏戰國的蟠虺紋瓠形壺（圖一），提鏈即作蛇形，是將蛇形生動地用於器上的例子。晚迄漢代，青銅文明雖近尾聲，蛇仍以各式姿態出現在漢代藝術中，呈現豐富多姿的面貌。

原型的蛇——從一幅武氏祠畫像拓片談起

以本院典藏的武氏祠拓片（圖二）為例，該圖原出自山東嘉祥縣武氏祠左右室後壁東側。畫面分為三層，第一層，中間二人相對交談，中間地上有一高柄豆，內以細線刻畫一珠，上有一蛇盤據，似為隋珠故事。《水經注疏·潁水》記載，春秋時代隋侯曾在水畔見到一條斷蛇，為蛇施藥治傷，日後蛇銜珠來報，此珠被

稱為隋侯珠或靈蛇珠。第二層，圖中夾車馬中有一人正在餵食旁邊一身形甚小的人，因前石室有一殘圖畫面類似，且有榜題「宣孟車」（宣孟即趙宣子），似為春秋時代趙宣子（趙盾）捨食靈輒之事，故推斷此圖亦同（註二），在此不論。第三層，畫中央一人為蛇所纏，左右二人舉槌持斧，意圖相救，畫面空處還刻畫著蜥蜴（或壁虎）、蜻蜓與小蛇，惟故事不詳，亦有學者認為此圖與「五毒」之事有關。

（註二）同一畫面中，出現兩次蛇。第一層，畫中的蛇雖在中央，然而體型甚小。第三層圖中的蛇，形體碩大，不但纏住一人，連左邊持槌者也差點淪落蛇口，更為驚心動魄。這兩圖大致呈現蛇原本的姿態與形象，由於圖像線索甚是簡略，只能約略猜測故事內容。漢代流傳著另一個蛇的故事，《史記·高祖本紀》記載，劉邦醉後斬蛇，人稱其為赤帝子斬白帝子



圖二 武氏祠左右室後壁小龕東側畫像、第一層故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四川簡陽三號石棺後擋 伏羲、女媧、玄武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

線，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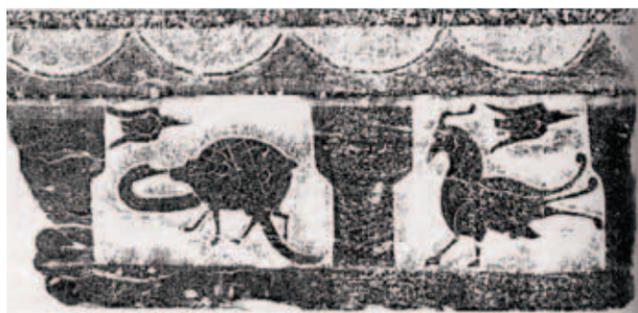
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註三）

儘管在陰陽五行說盛行的漢代，不同典籍對四方四靈如何搭配五行系統迭有爭議，但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象四方，相當常見，且先秦典籍早已提及，如《吳子·治兵》記載，「（三軍進止）：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禮記·曲禮》亦有「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的記載。類似的說法亦見於《淮南子·兵略訓》：「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這種說法自先秦以來已相當普遍。綜上言之，玄武乃象北方星宿，五行屬水，色黑，代表「陰陽終始之處」，其形象為龜蛇合體。

漢代藝術中，玄武常與青龍、白虎、朱雀一起出現。玄武既代表北方，自然與象徵南方的朱雀相對。河南唐河針織廠出土之四宮圖（圖三），位於北主室頂部（墓頂），象徵天界，龍與虎相對，朱雀與玄武相望。圖四



圖三 河南唐河針織廠 西漢 四宮圖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6·河南》



圖四 山東嘉祥 東漢晚期武氏祠西闕 子闕檐斗南面畫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1·山東》
原石照片 2005年拍攝於山東嘉祥武氏祠

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註三）

儘管在陰陽五行說盛行的漢代，不同典籍對四方四靈如何搭配五行系統迭有爭議，但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象四方，相當常見，且先秦典籍早已提及，如《吳子·治兵》記載，「（三軍進止）：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禮記·曲禮》亦有「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的記載。類似的說法亦見於《淮南子·兵略訓》：「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這種說法自先秦以來已相當普遍。綜上言之，玄武乃象北方星宿，五行屬水，色黑，代表「陰陽終始之處」，其形象為龜蛇合體。

漢代藝術中，玄武常與青龍、白虎、朱雀一起出現。玄武既代表北方，自然與象徵南方的朱雀相對。河南唐河針織廠出土之四宮圖（圖三），位於北主室頂部（墓頂），象徵天界，龍與虎相對，朱雀與玄武相望。圖四

（蛇）。爾後劉邦起兵反秦，即以此為號召，事見。故事裡的蛇與高祖都有一些神話色彩，但蛇只是展示高祖神話事蹟的犧牲品，若圖二第三層畫像中有人持劍，或可能為高祖斬蛇的故事，可惜畫中缺了持劍的人。

或許漢代人所聽聞與蛇有關的歷史故事並不多，即便有，也可能情節單薄，於是相關圖像少了能夠一眼辨識故事的線索或標的物。但若因缺乏文獻佐證，以為蛇絕緣於漢代藝術中，同樣失之狹隘。事實上，漢代藝術

術中的蛇或與其他動物合體，或變形變身，屢見不鮮。試舉一二如下。

龜蛇合體—玄武

先論蛇與其他動物的合體—玄武，漢代藝術中最常出現的蛇形象之一。玄武是龜蛇合體，其形象來自天文。人們將四方廿八星宿，依方位想像成四種動物，稱為四靈、四神，或四宮：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各轄七個星宿。

《史記·天官書》記載：「東

宮蒼龍，房、心。：南宮朱鳥，權、衡。：西宮咸池，日天五潢。：北宮玄武，虛、危。：」宋均注曰：「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西方星宿稱咸池，白虎是星宿之一「參」，故以白虎形象指稱西方星宿。

《淮南子·天文訓》進一步將四方星宿搭配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色（白、青、黑、赤、黃）、五音（宮、商、角、徵、羽）、五星、五神、五帝、十地支：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



圖一 戰國 蟠虺紋壺形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漢代 四神溫酒暖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龍、虎相對，朱雀與玄武相對。

頸甚長，仍有若干蛇的特徵。四川簡陽三號石棺後擋（圖九），刻有「女媧（媧）」、「伏羲（羲）」、「茲（玄武）」榜題，可見玄武雖是「龜蛇合體」有時僅以龜的形象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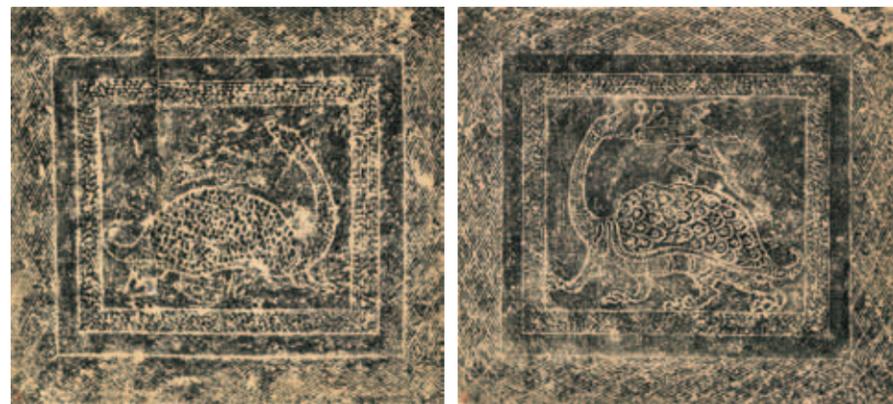
這個現象在院藏漢代四神獸爐上也可見到。（圖十）該器經考證應為西漢中晚期用來滯肉沾醬的染器，四邊飾以龍、虎與朱雀、玄武（僅有龜而無蛇）（註五），以順時針方向看，

是玄武—白虎—朱雀—青龍，兩組動物，十字交錯，亦是座北（玄武）朝南（朱雀）的順序。漢代流行之四神鏡，是陳規性的宇宙圖示，圓周與鏡內方框象徵天圓地方，青龍、白虎、

武氏祠西闕頂部畫像，玄武與朱雀為一組，另一組東闕圖像，則為龍、虎。本院收藏的山東曲阜東漢里四靈拓本，玄武圖像（圖五），原在石棺

北側板內壁；相對的南側板內壁位置刻朱雀（圖六），東側內壁是龍與兩組穿壁紋（圖七），西側內壁主體為虎與兩組穿壁紋（圖八），亦是兩組規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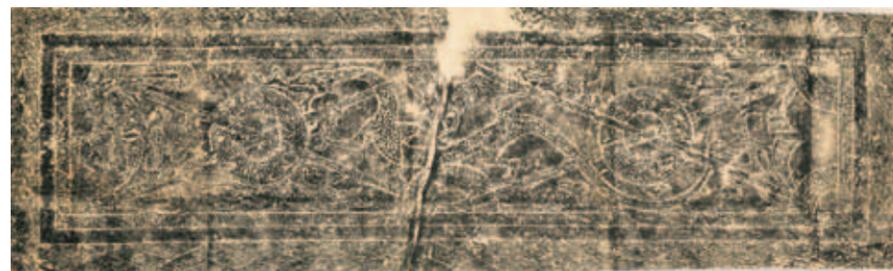
動物形象。（註四）事實上，有的玄武形象僅有龜，而無一蛇繞體。東漢里畫像拓本之玄武（圖五）即無蛇纏繞，但玄武頭



圖五 山東曲阜 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 東漢里畫像拓片玄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山東曲阜 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 東漢里畫像拓片朱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山東曲阜 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 東漢里畫像拓片青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山東曲阜 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 東漢里畫像拓片白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武氏祠左室後壁小龕西側第三層畫像 伏羲、女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武梁祠西壁第二層 十帝王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武氏祠前石室屋頂前坡東段畫像第二層畫像 伏羲、女媧、羽人、仙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著名的山東武氏祠畫像，本院亦有收藏拓本。以其中有榜題說明的武梁祠西壁第二層畫像(圖十三)為例，該層由右至左為：伏羲女媧、祝融、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桀等十位古代帝王，均有一行榜題。十位帝王，伏羲女媧為首。伏羲在右，其手持規，女媧在左，其手

礎。女媧是傳說中搏土造人的女神，《說文解字》：「媧，古之神女，化生萬物者」，女媧另有煉石補天的傳說，事詳《淮南子·覽冥訓》。

伏羲形貌，正史未載，然而漢代去古未遠，神怪傳說，猶有所聞，伏羲還以神怪形象廣為人知。漢代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提到：「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漢代人刻畫出想像中、傳說中的「雜物奇怪，山神海靈」，是漢代藝術相當重要的成分，伏羲女媧形象，正是「鱗身」、「蛇軀」，但文字敘述仍和漢代常見的伏羲女媧圖像有所出入。

朱雀、玄武，代表四方。(註六)本院所典藏的四神鏡(圖十一、十二)很清楚表現出這樣的規律性，且圖十一之漢代四神博局紋鏡至少包含了天圓、地方、四方四靈、十二天干；等各種元素，彷彿具體而微的宇宙。龜蛇合體的玄武形象中，蛇還是保持原型。原型的蛇一旦有龜相伴，

即為北方星宿的代表玄武，在五行系統中佔有一席之地，日後還成了道教的重要圖騰。與武氏祠畫像中那兩尾蛇，實不可同日而語。

蛇的變形—伏羲與女媧

除了玄武，漢代流行另一與蛇有關的圖像：伏羲女媧，也是墓葬藝術

中常見的題材，傳說其造型為人首人身蛇尾，半人半蛇。

史稱伏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漢書·藝文志》)，且制嫁娶，定婚姻，肇建法度，八卦更是《易經》的基



圖十一 漢 四神博局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下角為玄武，左上角為朱雀。



圖十二 漢 四神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下角為玄武，左上角為朱雀。



圖十八 原石照片 2005年拍攝於山東滕州漢畫像石館



圖十九 江蘇徐州睢寧縣雙溝徵集東漢伏羲、女媧畫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江蘇安徽浙江》

字記載，甚至荒誕不經之處（如蛇身的伏羲女媧），不足為奇，亦無可厚非，否則漢代畫像裡就不會有眾多怪獸、仙人迄今仍查無名號了。

以上述兩例有榜題的伏羲女媧像，大致可以歸納出，漢代畫像中的伏羲女媧主要造型多為蛇尾交纏，相伴相結，成對出現伏羲持規，女媧執

矩，蛇尾相交。女媧頭部畫面有破損，左方榜題為「伏羲（義）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在這一列帝王像中，伏羲是三皇（伏羲、祝融、神農）之始，黃帝是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首，禹、桀象徵第一個王朝夏代的開始與結束。伏羲是第一個歷史階段（三皇）的開創者，領導整列古帝王，表現出祠主武



圖十六 山東微山縣兩城鎮東漢中晚期西王母、伏羲、女媧畫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2·山東》

梁的歷史觀。（註七）

武梁祠的榜題只寫伏羲，不及女媧。前文提及的四川簡陽三號石棺

矩，亦符合古人天圓地方（規畫圓，矩畫方）的觀念。

武氏祠左石室後壁另一幅伏羲與女媧畫像（圖十四），兩人相背，同樣是蛇尾相交；伏羲執規，女媧持矩，中間同樣有交尾羽人。第三圖（圖十五）右端的伏羲、女媧與仙人、羽人同列，但此處未在兩人中間刻畫小孩或仙人。武梁祠西壁、左石室、前石室三處畫像中的伏羲，頭上均戴象徵帝王身分的「朝天冠」。儘管題材重覆，細處卻有些變化，不顯千篇一律，正是武氏祠畫像的特色之一。

山東微山縣東漢伏羲女媧畫像石（圖十六），與西王母畫像一起出現：伏羲女媧蛇尾交纏，西王母盤坐其上，兩人相伴於西王母左右，伏羲

（圖九），則有「女媧（媧）」、「伏羲（義）」的榜題（惟蛇尾未交纏），故可確知與伏羲相對者是女媧。然而這與前引《淮南子·天文訓》中所謂



圖十七 山東滕州市桑村鎮大郭村東漢中期西王母、伏羲女媧、人物、牛羊車畫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2·山東》

頭戴漢代男性頭冠「進賢冠」。兩人雖改執便面，但人身蛇尾相交的特徵，不做第三人想。長生不老的西王母，是漢代重要信仰，此處西王母的頭未戴「勝」（西王母的標準頭飾，《山海經·西山經》謂之「蓬髮戴勝」，是西王母的「標籤」），身旁刻有榜題「西王母」三字。

山東滕州東漢中期畫像石（圖十七、十八）與上例類似，畫面上方中間之西王母，頭戴「勝」，是漢代畫像中典型的西王母造型，其身旁同樣圍繞著盤尾交錯的伏羲女媧，旁有九尾狐、搗藥仙人等仙界人物。可見伏羲女媧亦為「仙」，地位僅次於至高無上的西王母。

另一幅江蘇徐州出土的東漢伏羲

「少昊執矩」不同。這樣的差異不難理解，畫像石多是呈現漢代民俗信仰、習俗觀念，可與典籍相互驗證，卻不盡然照本宣科。若圖像有超乎文

司馬遷著《五帝本紀》時已明言，「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乃「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寫下來的早已經過處理

二三畫面下方還有其他蛇身人像，足見漢代還有不少傳說為蛇身的人物，惟不詳其名，無法一一列舉。同樣是伏羲女媧，無論是古代的聖王（如武梁祠西壁），或西王母身旁的仙人，都是漢代人普遍認知的意義，其造型在小處與手持物或有所不同，但人身蛇尾，半蛇半人，成對出現且近乎對襯的形式，則是伏羲女媧圖像的醒目特徵。

成對的伏羲女媧，蛇尾交纏的形象顯然超乎「鱗身」、「蛇軀」的文字描述，自有繁衍後代、生生不息的意義，雖文獻隱晦未及於此，但與儒家價值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實不相悖，還廣泛出現在墓葬藝術中。傳說伏羲既然制嫁娶定婚姻，女媧為偶，亦合情理。畫像中的伏羲、女媧，常持規矩，是天圓地方的概念，也示其創建法度秩序，與古籍中的伏羲事蹟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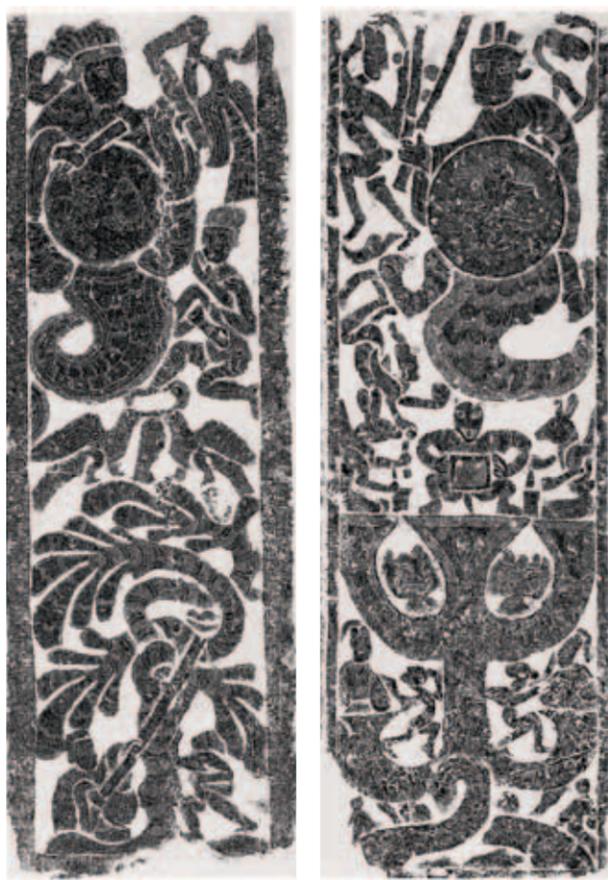


圖一九 四川合江四號石棺 伏羲女媧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



圖二〇 四川郫縣一號石棺 伏羲女媧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

女媧像（圖十九），蛇尾比例遠大於頭身，儼然是蛇，可見某些地區流傳的伏羲女媧像，蛇的形象更鮮明強烈。四川的畫像石藝術自成一系，許多常見的畫像母題在四川都見變形。伏羲女媧圖像則如同其他地區，成對出現（圖二十、二十一），甚至頭頸交錯，狀甚親密。即便有蛇尾不交纏的，如簡陽三號石棺（圖十），但都可由蛇尾、成對的特徵辨識，該圖還有榜題，不



圖二一 山東臨沂白莊出土 伏羲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3·山東》



圖二二 山東臨沂白莊出土 女媧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3·山東》

致錯認身分。

除此之外，這兩處東漢畫像石棺（圖二十、二十一）上的伏羲女媧，一手持規、矩，另一手猶捧日月，這是另一種伏羲女媧形象，代表日月、陰陽。如圖二二、二三山東臨沂白莊出土的伏羲、女媧畫像，兩人分持規、矩，各自懷抱日月（傳說日有金烏，月有玉兔、蟾蜍），或是來自對日（陽）、月（陰）屬性的聯想衍申。圖

智的過濶了。五帝事蹟，尚須過濾，三皇傳說，更難稽考。如果東漢時伏羲女媧的圖像尚且流行於各地，可想見司馬遷早年遊歷四方之時，對蛇形的伏羲女媧傳說，自應有所耳聞，終究匪夷所思，文獻難徵，只能從比三皇（伏羲、神農、祝融）晚的五帝寫起了。儘管先秦兩漢典籍中記載不少伏羲事，還鮮少與女媧相提並論，然而漢代圖像卻呈現伏羲蛇形神怪的一面，還與女媧相始終，只怕是理智的經學家、史學家始料未及的吧！

蛇在漢代藝術中的形象，除了玄武、半人半蛇的伏羲女媧圖象，還有為數眾多的蛇身人像、操蛇人或怪獸圖像，惟缺乏文獻記載，迄今未能定名。儘管與蛇有關的故事不算多，然而漢代藝術中對蛇形圖像的廣泛運用，遠過於現今能見的文字材料。圖像、實物資料所呈現的蛇形象，是實際存在於漢代人生活中，饒富想像力的一面。

小結

蛇在漢代藝術中的形象，除了玄武、半人半蛇的伏羲女媧圖象，還有為數眾多的蛇身人像、操蛇人或怪獸圖像，惟缺乏文獻記載，迄今未能定名。儘管與蛇有關的故事不算多，然而漢代藝術中對蛇形圖像的廣泛運用，遠過於現今能見的文字材料。圖像、實物資料所呈現的蛇形象，是實際存在於漢代人生活中，饒富想像力的一面。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註釋
1. 圖像詳細資料亦可參見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圖像研究室「武氏祠畫象檢索系統」<http://scturn.hp.sinica.edu.tw/~wenwu/search.htm>。趙宣子捨食靈輓，事見《左傳·宣公二年》：「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此事在編號前石室七的圖像第一層左端亦可見之，因前石室有榜題「宣孟車」，指稱車中人為趙宣子，故可推測此圖應該也是趙宣子故事；隋珠典故，見《水經注疏·淇水》：「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

2. Cary Y. Liu, Eileen Hsiang-ling Hsu, "Stone Chamber 2: South Wall", *Recarving China's past: art,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Wu Family Shrine"*,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2-153.
3.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頁八八一—八八九。
4. 資料來源，漢代石刻畫象拓本資料庫<http://rub.hp.sinica.edu.tw/~hanelief/>
5. 詳見鄭邦彥《西漢染器——「四神獸爐」小議》，《故宮文物月刊》第二八九期，二〇〇五年八月。
6. 巫鴻《黃泉下的美術》，頁一六三，該文對銅鏡的圖像意義有詳盡說明。
7. 巫鴻著，柳揚、李河譯，《武梁祠》，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六，頁一七七—一七九。